

走出混沌

孟晓云著

ZOU CHU HUN DUN

ZOU CHU HUN DUN

ZOU CHU HUN DUN

ZOU CHU HUN DUN



青春文学丛书·百花文艺出版社

走出混沌

《青春文学丛书》

主编：顾传菁

孟晓云著

走出混沌

孟晓云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30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7 3/4 插页2 字数170,000

1990年8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000

ISBN 7-5306-0529-1/I·453

定价: 4.20元

目 录

走出混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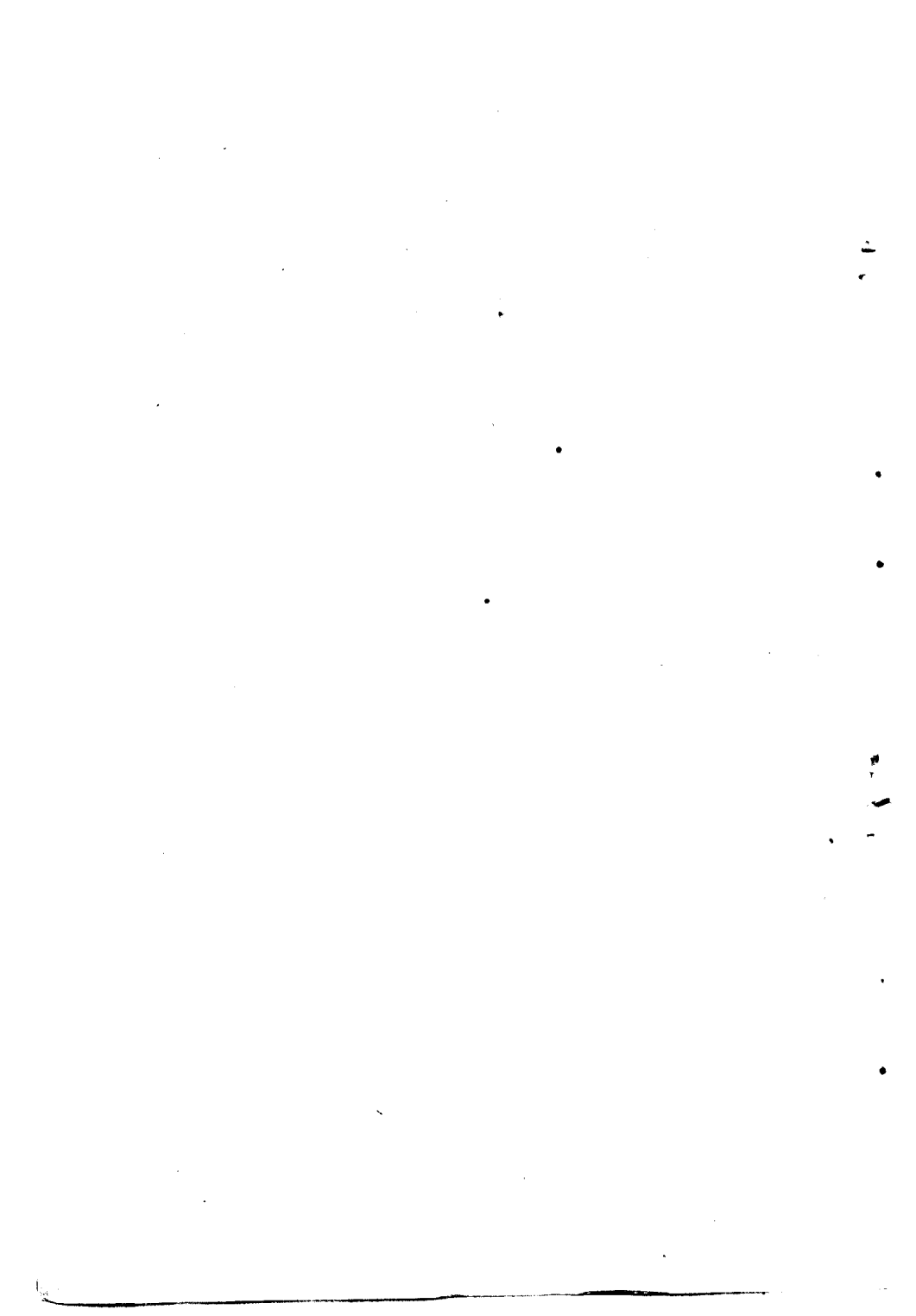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	不安的太阳.....	5
第二章	外面的世界.....	17
第三章	寻梦者.....	32
第四章	旋涡中：我们的生存状态.....	55
第五章	丑陋的中学生.....	74

青春期骚动

第一章	自相矛盾	102
第二章	与成年人的关系	157
第三章	同龄人之间的友谊和碰撞	205

走出混沌

——躁动的十六岁



几乎是在《中学生三部曲》发表的同时，我开始接触这块新大陆——北京中学生通讯社。

历时两年的采访，像一条缓缓流动的河，积蓄着我对中学生朋友深厚的爱和理解。有一天，河水突然激荡起来，与我的心潮撞击着，于是我写下了这部作品。

这一代中学生被人称为“叛逆的一代”、“自我崇拜的一代”、“超前的一代”、“躁动的一代”。是这样的么？如果我们想真正认识他们，就需要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世界，做一次全方位的扫描。我在这里写到的，只是中学生中间的一部分代表人物，我所看到的是：

在他们那里，思想和性格是多种多样的，绝非统一的模式；多元化，似乎构成了他们这一代人的特征。

在学校里或许他们只是默默无闻普通的一群，而在学通社中他们的能量得到宣泄，他们被遮盖着的光芒大放异彩。

在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交汇点上，旋转的节奏，朦胧的碰撞，欲望的需求，无所不在的竞争，社会新旧交替的无序和混乱，加上青春期的躁动，给他们带来心灵的震荡。

这一切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当代中学生的真实的世界。

我们只有沿着他们走过的脚印去认识他们，才能够看得清楚一些。说到底，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。

第一章

不安的太阳

坦白、朦胧，混沌、不安、莫测，这便是多元的青春。

——作者手记

是星星也是太阳

他们——中学生中渴望到外部世界闯荡的一群，一个个来了，又一个个走了。学通社自1984年创建以来，五年中接纳了四百多名记者。

十六岁，正是对外部世界满怀着憧憬的年龄，但也正陷于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孤独之中，他们是多么渴望着被人接近、被人理解啊。

这群向往着外部世界的少年，绝不是为了发几篇通讯稿而投奔学通社的，他们是想活动活动被校园束缚的手脚，想去发现外部陌生而碧蓝的天空，想试试自己的羽毛和翅膀。他们没有那么多禁忌和樊篱，他们率先接受了新观念、新意识。凭借自己初生的力量和勇气，凭借并不成熟的知识与能力，首次尝试在社会上闯荡和立足，他们的成功已远远超出他们的成人组织者——《北京青年报》的预料。

这家报纸的副总编辑张延平这样描述他的小同仁：“门一打开，他们便会一下子冲到尽头。当年曾视为异端的，今天看来又合情合理了。”

当一百名学通社记者，在1984年最后一天——12月31日，涌入北京市二十六中的阶梯教室时，一种连自己也无法理解的异样的兴奋和躁动，突然从他们的心田里破土而出。

一开始，他们就面临着激烈的竞争。从上千名中学生中选拔出一百名记者，又在各区的记者中竞选分社长，而从分社长中间竞选社长则最为精彩。

阶梯教室里闹闹嚷嚷。竞争对手一个个走上台去，他们似乎超常地振奋起来，全部激情都凝聚在一个火一样的目标上——社长非我莫属。他们的组织、交际、演说、写作诸般才能，他们的思想敏捷与否，知识是否广博，是否善辩，都将全面经历一场考验。

二中高二的王晓，个子高大，他是人多势众的东城分社社长，颇有些傲气，再加上一部二十万字的《中国历史地名小词典》即将问世，使他名声大振，大有先声夺人之势。无疑，他是呼声最高的社长候选人。

他的对手，十五中的校刊总编周著，也早已脱颖而出，当选为宣武分社的社长了。周著在演说时自信而又咄咄逼人，好像她已经知道她具备了成为伟人的那些条件。

有人提问：

——你是否想当中国的撒切尔夫人？

——我不是中国的撒切尔，而是中国的周著。假如我当社长，我要用专制的方法管理学通社。

狂妄和大胆对少年们有着一种诱惑，有人为周著——竞选

者中唯一的女性鼓掌，也有人对“专制”这个字眼颇有些反感。

王晓则为自己设计了新颖的竞选方案——找一个伙伴，采取回答式。夏鸿与他搭档。

——王晓，如果让你来当社长，你怎么调动记者的积极性？

——我要鼓励每一个记者闯出自己的路子，建立自己的关系网。我要办好分社，使它们成为相对独立的群体，但同时又不能让它们成为“独立王国。”

——你对学通社有什么预言？

——美国有个布朗中学，曾培养出数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。那么，谁又敢说，学通社不是21世纪的社会栋梁之地呢？

王晓的回答设计得非常符合一般人的思路，竞选伙伴提出的每一个问题，似乎都是台下记者们想要问的。可是提问的每个转折，又都使王晓上升到另一个更高的层次。

他拿出自制的一块小黑板，上面已画好学通社的机构设置图。然后开始大讲其施政纲领，论述总社和分社的职能，总社与分社的关系，以及各分社的记者与总社的关系。

王晓的演讲，像宣泻而下的瀑布，痛快淋漓慷慨激昂。他几乎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。他居然提出，学通社将来要打到国际上去，成立支部，一年吃掉新华社，两年吃掉《人民日报》……乖乖，真够狂的。

他赢得了热烈的掌声。开头，所有的理想都仿佛是幼稚的，但它们使少年们心里产生了一种热乎乎的、自豪的、鼓舞人心的东西。

海淀区101中的蓝江上台了。瘦高的个子，小眼睛眯缝着，

面带微笑。他坐在台前，两手把持话筒，没有王晓那么一本正经，却有些狂放不羁的味道。他以出奇的镇定给小记者们留下了最初的印象。

他用三句话把主张、施政纲领、工作方法贯串起来。第一，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兵。第二，做不了太阳，你就去做星星吧！第三，多一份权力是多了一份义务。蓝江坐在那儿，用目光扫视着他未来的士兵，音调平稳，侃侃而谈，平淡中有一种威慑人的力量。

——你的意思是说你自己是太阳，别人都是星星喽？

——太阳只不过是一颗普通的恒星。在地球的附近，它是最亮的一颗，然而在整个宇宙中，却有无数大于它、亮于它的恒星。就在这一百人的范围内，我相信自己的能力，愿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。至于在更大的范围内，我相信一定有更光辉的太阳！

群情激奋。多好啊，每个学通社记者既是星星，也是太阳。

哪怕是一两句警句格言，也会给会场带来一种生气，一种新鲜感。中学生们欣赏的正是这种机智的辩才和有鼓动性的口号，欣赏的是充满“火药味”的辩论和“大无畏”的气概

蓝江的演说将会议推向了高潮。他似乎稳操胜券了。

然而还有意想不到的结局。

最后一个走上台去的，是西城区三十五中高三学生杨毅新。挺拔、清秀，讲起话来慢条斯理，从容不迫。

在刚刚结束的十五所重点中学联合举办的中学生文化节中，他充当了新闻发言人和组织者的角色，这使与会者先对他的组织能力投了信任票。

会议组织者只给他留了五分钟时间。一切智慧需浓缩在五分钟内。

他没有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演说姿态，也没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势，只是结合文化节的得失，把自己的感受，娓娓道来：

文化节是中学生自己办的，新闻报道是中学生自己写的。这种自立精神和首创精神，已赢得了社会的注目。工作中难免有一些漏洞，那是因为我们太年轻。我相信学通社和中学生文化节具有同等魅力。我的组织能力在办文化节中得到锻炼，管理学通社有一定把握，我愿意用民主的方式，将各分社的意见、建议直接反映给总社，各分社社长对记者负责，我对几个分社长负责。我相信我们这个集体会有较强的内聚力！

他好像在和大家谈心，他的演说比王晓多了几分质朴自然，比蓝江又多了几分深沉含蓄。

或许，他占了一个优势，最后一个，可以总结前人。

或许，处于青春期感情动荡的中学生，心里需要一种自我确认、自尊、责任感和力量感。而杨毅新的沉稳、干练、严肃、温和恰恰给了他们这一切，给了他们一种踏实可靠的感觉。

杨毅新成功了。他以一票的优势当选为社长，蓝江、王晓当选为副社长。

青春的活力，略带醉意的快乐，这一刻，少年们的意识处于欢腾而活跃的状态，他们或许从此走进了新生活的大门。在这里，你可以无所顾忌地高谈阔论，你可以大声宣称你交了个女朋友，你可以设法实践自己美丽的憧憬。

新的生活，总是惹人去等待那更新的，不是吗？

当选者和落选者

这里有一个新旧相续的来去。每一年，便会在学通社见到一批新的记者。这是一个永久的人的潮流，后一个波浪追赶着前边的一个。

每年进行一次社长的竞选，学通社中的风云人物，或靠自己的作品，或靠组织才干，登上社长竞选的讲台。

这些各领风骚的中学生们心态各异。

第一任社长：杨毅新。

见到他时，他已经是山东大学的学生了。

谦和而沉稳，平易而朴实，难怪当时中学生们那么喜欢他。

一切都成为过去，他并没有把学通社首届社长这段经历看得很重。

他轻描淡写地说：

“出任学通社社长不过是一种偶然的机遇。当时上高三了，面临高考，压力很大，本不想去参加社长的竞选，几个同学一怂恿也就去了。”

那天的场景给他留下的印象是较深的。

“那天在二十六中，一百个记者参加投票，竞争十分激烈。各区都给自己拉选票，有的人见面熟，见你先侃，然后套近乎，有的在选票上只填自己区的候选人，各种办法都用上了。学通社这个组织很开放，你只有靠自己的能力，谁也靠不上，这就逼你学会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，从成立伊始就充满着一种竞争感。”

“中学生为什么投了你的票？”

“不知道，可能是首届中学生文化节把我推上学通社社长的宝座。”

学通社成立之前，北京市的中学生文化节刚刚举办过。不安于压抑、沉闷、封闭现状的中学生，在当时“自立、自主、自强”精神的感召下，急于走出校园显露头角，二十多个中学的学生会一联合，就折腾了一个三四万人参加的中学生文化节。各校节目交流，请知名人士作报告，各种咨询，热闹非凡，用杨毅新的话说：

“原来学生在学校里基本没有地位，走出校门，大家都感到新鲜，接触人多了，什么事都要拿主意，真有点当家作主的意思。我是文化节的组织者，又是新闻发言人，开幕式和闭幕式上都唱一个角儿，给中学生留下了印象。”

是的，学通社和文化节具有同样的魅力，中学生的中坚力量像潮水般地涌去，因为他们相信，在这里可以找到现代社会所必须的自主意识、参与意识、创造精神、挑战意识、探险的勇气、交往能力与竞争观念……

他们是一群探索者。

第二任社长：夏鸿。

许多同学和他们的家长一样，似乎终其一生都在顺应别人，努力符合他人对自己的期望，看别人的眼色行事。夏鸿不愿那样活着，他认为青春应该有自己的颜色。

“其实，这世界上还有一些看重我们的人，虽然明知我们偶尔会有些异样，但还是珍重我们。这就是学通社的组织者——《北京青年报》学校部的贺炽生、张延平……这些人能接受理智的我们，同时也能接受情感自然流露的我们。”

那次面试在眼镜三厂，一次进去二十人，杨毅新、骆新、王瑶、夏鸿，这些后来都当了社长的几位，居然那么巧合地安排在一个组里，一群侃爷侃奶奶，从下午两点到晚上七点，夏鸿和他们一起侃了个昏天黑地，人家就是要考你“侃大山”的本事嘛。

夏鸿抽了一张卷子，是让他分析一首诗，诗中写了一群躁动不安的中学生，不再听老师的话，追求时髦。这很像夏鸿自己，于是大侃特侃，结果受到主考人的赏识。

进了学通社，他不甘心当“白丁”，发奋当一个名记者。他综合了中外青年的长处，写了一篇《良性综合一席谈》，观点新颖；他寄出一封信，然后跟着邮递员跑了一天，亲历邮递的全过程，写了《黄帽子的秘密》；他还抢了一个头条新闻：美国核潜艇之父——海曼·瑞克尔邀请中国学生参加在美国举办的夏令营。消息来源嘛，是和教导处主任侃大山侃出来的，他最先得到信息，当记者得有这么敏感。

夏鸿的好运来了，学通社每年评十名最佳记者，十篇好稿件。那一年，夏鸿摘走三项桂冠：最佳记者和两篇好稿。他一口气上台领奖三次，给同仁们留下深刻印象。说来也巧，发奖大会第二天正好竞选社长，夏鸿赶在点上了。

夏鸿说，当社长并不在预料之中，和杨毅新一样，是一种偶然的机遇。男孩子似乎总是故作轻松状，对什么都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，而轻松背后是沉重而艰难步履。

“这次竞选我本没有接到通知，后来打电话，偶然知道的。我觉得自己没戏，第一年竞选冒冒失失上去，大侃自己的施政纲领，说第一年要在全中国出大名，第二年要冲出亚洲。我的演说大而空，结果连个分社长也没当上，和中国足球一样，

没出线。第二次竞选，我不敢张狂，上去简单地说了几句，没想到，这回的选票我最多。”

第三任社长：骆新。

骆新的自我表现欲极强，而且毫不掩饰。

初中他是在二十六中上的，这是所市重点中学。高中没想到落到了一个区重点中学，心头有一落千丈之感。骆新暗自订了一个“五年计划”，发誓五年之内要出名，要让二十六中明白失去我骆新是一个重大损失。

骆新极力想改变自我，想惹人注目，他自己也承认，当时他的出发点很低，就是不服这口气。

骆新抓住了生活中的转机——学通社。

偶尔看到《北京青年报》招聘学通社记者的通知，骆新玩儿命报考，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口吃。

天坛东路74号，屋子里坐满了人，骆新的信口开河，常引得满堂大笑。他肆无忌惮了，快讲疯了，长久的压抑来了一个大释放，似乎在那一个下午把几年憋在心里的话都讲了。

往下，出现了戏剧性场面。

1984年12月31日，上午竞选分社长，下午竞选社长，地点就在二十六中。命运又安排骆新回到了他初中所在的学校。

初中的同学见了，他，充满羡慕。

骆新非常自豪：我又杀回来了。

他考取了学通社记者，他还竞选上了崇文区分社的社长。谁愿当谁就报名，学通社让骆新当召集人，这就使选民们产生了一种心理定势，atti lude。主持人是权力的象征，于是，与骆新竞争的十二个人都败下阵来，他独占鳌头。